

中国古典名著

百部

总顾问

季羨林

启功

唐宋八大家文钞



插圖
全譯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唐宋八大家文

主编 柴剑虹 李肇翔

九州出版社



钞

山东大学图书馆藏书

Z121.7/4



0661016

05
10
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诗文类/柴剑虹, 李肇翔主编.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1.2

ISBN 7-80114-588-7

I. 中… II. ①柴… ②李… III. ①古籍-汇编-中国
②古典诗歌-汇编-中国③古典散文-汇编-中国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63 号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总 顾 问: 季羨林 启 功

主 编: 柴剑虹 李肇翔

责任编辑: 刘小曼 李 克

总 策 划: 崔钟雷 赵玉君

封面设计: 李 杰 金 明

九州出版社出版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4 号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116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邮编: 100081

字数: 22 800 千字

印数: 3 000 套

印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14-588-7/I·110 全套定价: 1368.00 元 (全套 76 本)



目 录

韩愈文集

原道	1
原毁	8
获麟解	10
杂说一	11
杂说四	12
师说	13
进学解	15
圻者王承福传	18
讳辩	20
争臣论	22
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	26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28
与于襄阳书	31
与陈给事书	32
应科目时与人书	34
送孟东野序	35
送李愿旧盘谷序	37
送董邵南序	39
送杨少尹序	40
送石处士序	42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44
祭十二郎文	45
祭鳄鱼文	49
柳子厚墓志铭	51
感二鸟赋并序	54



答李翊书	56
与陈给事书	59
送孟东野序	60
祭田横墓文	63
平淮西碑	64
毛颖传	70
送穷文	73
论佛骨表	76
题李生壁	79
柳宗元文集	
驳复仇议	81
桐叶封弟辩	84
箕子碑	85
捕蛇者说	87
种树郭橐驼传	89
梓人传	91
愚溪诗序	95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97
钴鉤潭西小丘记	99
小石城山记	100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101
封建论	104
六逆论	111
段太尉逸事状	114
愚溪对	118
黑说	121
童区寄传	122
吊屈原文	124
舜禹之事	126
谤誉	129
咸宜	131



鞭贾·····	133
送薛存义之任序·····	134
序棋·····	135
石涧记·····	137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8
欧阳修文集	
朋党论·····	144
纵囚论·····	146
释秘演诗集序·····	148
梅圣俞诗集序·····	150
送杨寘序·····	152
五代史伶官传序·····	153
五代史宦者传论·····	155
相州昼锦堂记·····	157
丰乐亭记·····	159
醉翁亭记·····	161
秋声赋·····	163
祭石曼卿文·····	165
泂冈阡表·····	166
黄梦升墓志铭·····	170
峡州至喜亭记·····	173
画舫斋记·····	174
浮槎出水记·····	176
送曾巩秀才序·····	178
祭尹师鲁文·····	180
本论·····	182
樊侯庙灾记·····	187
养鱼记·····	188
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	189
与高司谏书·····	191
答祖择之书·····	195



与田元均论财计书·····	197
洛阳牡丹记·····	198
读李翱文·····	210
题青州山斋·····	211
贾谊不至公卿论·····	212
归田录·····	214

曾巩文集

寄欧阳舍人书·····	217
赠黎安二生序·····	220
唐论·····	222
列女传目录序·····	225
范贯之奏议集序·····	228
序越州鉴湖图·····	230
送刘希声序·····	238
上杜相公书·····	238
与王介甫第一书·····	242
答王深甫论扬雄书·····	244
仙都观三门记·····	248
醒心亭记·····	250
墨池记·····	251
学舍记·····	252
南轩记·····	255
兜率院记·····	257
拟岘台记·····	259
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261
尹公亭记·····	264
筠州学记·····	266
襄州宜城县长渠记·····	269
敕监司考核州县治迹诏·····	272
熙宁转对疏·····	274
议经费·····	281



祭王平甫文·····	285
苏明允哀辞·····	285
夫人周氏墓志铭·····	288
王安石文集	
读《孟尝君传》·····	291
同学一首别子固·····	292
游褒禅山记·····	293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295
上时政疏·····	297
进戒疏·····	299
拟上殿札子·····	300
上五事札子·····	304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306
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札子·····	310
进字说表·····	311
郊宗议·····	313
看详杂议·····	315
谏官论·····	324
原教·····	327
复仇解·····	328
议茶法·····	330
伤仲永·····	332
读江南录·····	333
答司马谏议书·····	335
答曾公立书·····	336
上执政书·····	338
与崔伯易书·····	340
上人书·····	341
答杨忱书·····	342
君子斋记·····	343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345



太平州新学记·····	347
芝阁记·····	348
信州兴造记·····	350
通州海门兴利记·····	351
鄞县经游记·····	353
慈溪县学记·····	354
石门亭记·····	357
诗义序·····	358
新秦集序·····	359
送陈兴之序·····	360
祭范颖州文仲淹·····	361
祭周几道文·····	363
祭欧阳文忠公文·····	364
苏洵文集	
管仲论·····	366
辨奸论·····	369
心术·····	371
张益州画像记·····	374
审势·····	378
史论上·····	385
史论下·····	388
谏论上·····	391
谏论下·····	394
利者义之和论·····	397
上文丞相书·····	399
与梅圣俞书·····	402
谢赵司谏书·····	403
木假山记·····	405
老翁井铭·····	406
苏轼文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408



范增论·····	410
留侯论·····	412
贾谊论·····	415
晁错论·····	418
上梅直讲书·····	420
喜雨亭记·····	422
凌虚台记·····	424
超然台记·····	425
放鹤亭记·····	427
石钟山记·····	429
潮州韩文公庙碑·····	432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435
前赤壁赋·····	437
后赤壁赋·····	439
三槐堂铭·····	441
方山子传·····	443
秋阳赋·····	445
滟潏堆赋并叙·····	447
屈原庙赋·····	449
后杞菊赋并序·····	451
中山松醪赋·····	452
菜羹赋并叙·····	453
飓风赋并叙·····	455
墨妙亭记·····	457
北海十二石记·····	459
大臣论下·····	460
密州到任谢执政启·····	463
上韩太尉书·····	464
答毛滂书·····	466
上荆公书·····	467
祭文与可文·····	469



稼说·····	470
苏辙文集	
六国论·····	472
上枢密韩太尉书·····	474
黄州快哉亭记·····	476
墨竹赋·····	478
黄楼赋并叙·····	481
新论上·····	485
上皇帝书·····	491
上枢密韩太尉书·····	515
上昭文富丞相书·····	517
上两制诸公书·····	521
答黄庭坚书·····	528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529
东轩记·····	531
武昌九曲亭记·····	534
吴氏浩然堂记·····	536
南康直节堂记·····	537
为兄轼下狱上书·····	539
汝州杨文公诗石记·····	541
巢谷传·····	543
卜居赋并引·····	546
刑赏忠厚之至论·····	548
御试制策·····	550



韩愈文集

【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迁监察御史,又贬为阳山令。后为博士、国子祭酒等学官。元和间,以辅佐裴度平蔡州,迁刑部侍郎。又因谏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擢为京兆尹、兵部侍郎。他倡导古文运动,诗文均有特色。其古文成就卓著,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作品收入《韩昌黎集》。

原 道

【原文】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



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倦怠，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

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



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译文】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有着确切含义的“定名”，“道”与“德”，是可做不同解释的“虚位”。因此，“道”便可分出“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也有所谓“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有意诋毁“仁”、“义”，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见识短浅的缘故。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其实并不是天小啊！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仁”，小恩小惠就是“义”，由于这种理解，他轻视“仁义”是必然的。他所说的“道”，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并不是我这里所指的“道”啊；他所说的“德”，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也不是我这里所指的“德”啊。凡是我阐述的“道”“德”，都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义”而讲的，





是他一个人的偏见。

周朝的礼制衰败，孔子离开人世，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又在晋、北魏、南朝及隋代流传开来。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流于杨朱的“为我”之说，就是归附墨翟的“兼爱”之论；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信奉杨、墨、佛、老，必然背离儒家之道。信奉的邪说成了主宰，离弃的正道则变为奴仆；信奉邪说必然要遵循它，而离弃正道则必然对它加以诋毁。唉！后代的学者要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学说，跟谁去学习呢！道家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祖师老聃的学生；佛教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的弟子。而研究孔子学说的儒生们，听惯了他们的宣传，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无据的谣言而自轻自贱，也说什么我们的祖师曾经以老、佛为师之类的话，不仅口中这样说，而且还写在书里。唉！后代的学者要想知道“仁”、“义”、“道”、“德”的原理，能够向谁学习而加以探求呢？

人们喜爱奇谈怪论的风气是何等严重啊！既不研究它的本原，也不探讨它的演变，就是愿意听怪诞的言辞。古时候人民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了六类。古时候担负教化任务的“士”只居其一，而现今的“教育者”却占了三类。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就有六家；工匠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就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就有六家；人民又怎么能够不贫困破产而沦为盗贼呢？

古时候，人民的祸患是非常多的。圣人出现了，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繁育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驱逐毒虫、长蛇、怪禽、猛兽而使它们定居于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饿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跌伤，睡在野地容易生病，便指导他们盖起房屋。教他们做工，以使他们的器皿充足；教他们经商，使他们的财物能互通有无；教他们看病吃药，帮助他们不至于年轻而死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使他们之间增长恩爱之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次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感情；对他们实行政治教化，加以督促引导，不使他们懒惰松懈；为他们确定刑法，以铲除他们之中的凶横顽固之徒。发生了欺骗行为，就用符契、印章、斗斛、权衡等物来使他们诚信；出现争夺现象，就设



置城郭、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祸害来了使他们早做好准备，灾患发生带领他们进行预防。而现今道家却说：“圣人不死，盗贼便不会停止抢掠；劈了斗，折了秤，老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不动脑子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已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片、介壳来抵御寒冷和炎热，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

故此，所以说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去的；而民众，则是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物，以此来为自己的君主长官服务的。君主如果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做为君主的资格；臣僚如果不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就怠忽了做为臣僚的职责；民众如果不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自己的君主长官，就要予以惩治。而现今佛教的法则却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份，除去你们的父子之情，禁绝互相依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以便追求所谓的清静闲谈，孤寂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的信徒有幸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而不会遭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先圣的斥责贬黜；然而，他们没有生在三代之前也正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能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和指正。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在圣明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渴了要饮水，饿了就吃饭，行为方式虽然有别，但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效法上古时期的清静无为？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葛布衣服多么轻便，你为什么 not 穿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饮水多么简易，你为什么不去喝水呢？

《礼记·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发扬昌明那贤明的德行教化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要想治理自己的封国，一定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整顿自己的家族，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想加强自身的修养，则须要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想端正自己的思想，就必定先确立诚挚而坚定的意念。”这就说明古代所说的端正思想、确定诚意，是要对国家、天下有所作为啊。而现在那种想陶冶心灵的人却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弃了伦理纲常，做为儿子而不孝敬父亲，做为臣僚而不忠于



君主，做为庶民而不致力于自己的本业。孔子写《春秋》，凡国君采用异族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当作异族来记载，效法中国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看作中国的王侯。《论语·八佾》篇说：“异族虽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有君主。”《诗经》中说：“北方的戎狄要抵御，南方的荆舒要打击。”而现在却把异族的佛法，置于古代圣王的教导之上，这和让大家都做夷狄又有多少差别呢？

而所谓先王的教导是指什么呢？这就是所说的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行“仁”叫做“义”，沿着“仁义”之途前进便是“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凭外界的力量就是“德”。先王的著作是《诗》、《书》、《易》、《春秋》。他们的方法是制礼、作乐、定刑、施政。他们治理的百姓分士、农、工、商。他们确立的地位次序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弟兄和夫妇。他们让人们穿的服装是麻布、丝绸。他们教人们建造的住处是宫室、房舍。他们给人们吃的食物是粮食、果料、菜蔬和鱼肉。他们传布的道理容易明白，他们实施的教化便于通行。因此，自己遵奉先王之教，境遇便会顺利而吉祥。用以对待他人，就会博爱而无私。用以陶冶心灵，思想便会和穆而端正。用以治理天下，便没有一项措置而不得当。故而活着情满意足，死时得到善终，祭祀天神而天神降临，祭典祖庙而先人的魂灵也会乐于享用供品。若问：“这种‘道’，是什么‘道’呢？”答曰：“这就是我所说的‘道’，并非前面说的黄老和佛教所宣扬的‘道’啊！”尧将这种“道”传给了舜，舜以此传给禹，禹以此传给汤，汤以此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文王、武王和周公又传给了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再得到流传了。荀况和扬雄，有所择取然而并不精当，有所论述然而并不周祥。自周公以前，禹、汤、文、武身居上位而为君主，所以他们的政绩为人颂扬；自周公以后，孔子、孟轲处于下位而为臣民，所以他们主要以言论来传播先王之道了。既然如此，怎么做才合适呢？答曰：不禁止佛道之说，儒家的主张便不便流传；不禁止佛道之说，先王之教便不便施行。让他们的信徒还俗为民，将他们的经籍著述全部焚毁，把他们的庵观寺院变为平民的住宅。昌明发扬先王之道做为治理天下的标准，使鳏寡孤独残废以及长年患病的人得到照料。这样做大约也就可以了！

煦煦，《观止》原注采用《韩昌黎集五百家注》之说，解为“小惠貌”